

現代政略與戰略的關係

例言

一、本書係得自東瀛戰史研究部對於政戰兩略之關係極其簡要透澈爲求國人明瞭軍事與政治之關係爲主旨關於人名地名均照原音譯出未加查對尙祈讀者諒之

二、本書所論關於戰爭勝敗造因之點至爲詳盡軍事與政治之協調與否關係於勝敗者尤爲本書之關鍵際此外每日深禦侮益急之時凡我國人不可不一讀焉

三、歐洲各國普通大學校皆設有戰史一門其趣旨在使國人明瞭宣戰媾和過去之歷史以作未來參考之鵠矢欲明戰爭勝敗之因者不可不手此一篇

緒言

拿破崙曰「戰爭爲和平之因，和平卽戰爭之果，」吐拉糾克曰「戰爭係最高級政略，國民之發展，端賴戰爭以達成，」是欲求真正和平，須向戰爭中求之，以知戰爭爲世界各國絕對不能避免之事，高唱和平之輩，亦不過自諱欺人而已，兵凶戰危，古訓昭然，大之影響於國運之盛衰，小之波及於民生之枯榮，所以謀軍事之先，必須求與政治上之協調，尤賴於國民一致團結，羣起努力，以一整個國獲得戰爭最後之勝利也，現在戰爭，大都帶有國民戰爭性質，與往昔單純軍人戰爭不同，政治與統帥關係，至爲密切，必須融和一致，方克有濟，倘或一方發生

缺陷，立卽波及他方，故政戰二略，兩相依賴，不可須臾或離，質言之，軍事計劃方案，應適合政治狀況，政治方面，翊贊戰爭成功，如此互相保持協助融洽意志，始能得最後勝利也，歐戰以後，戰敗國固蹙心疾首，戰勝國亦精疲力竭，人口減少，經濟艱窘，各國怵於戰爭慘禍，紛起倡導和平，所謂軍縮會議也，海軍協定也，非戰公約也，亦卽應運而起，恍如天花之續紛，降人類之福惠，其實仍歸於種族嫉視，霸權爭奪，和平之影未見，壁壘之堅反新，爾虞我詐，暗潮日烈，二次大戰造因已成，爆發之期，只待導火索一燃耳。

我國自革命成功以來，國際視綫已稍稍轉移，如能將一切政治，使進於良好狀況，俾國民經濟力量充足，能幫助國家，充實

國防上一切準備，外交得有力後盾，政府自然理直氣壯，折衝樽俎，不致被強狠者，一手按頭，一手操刀。向我談外交，如此，政治與軍事互爲表裏，協同一致，外侮之來，自可應付裕如，國際地位，亦卽永保不替，日漸強盛矣，

立國於大地，既不能避免戰爭，而立國之要素，亦卽不能不確實充備，以防萬一，所有國土形勢，內政方針，國防籌設，外交步驟，與所得國際間之同情，精神與物質之建設，軍事與政治之協調，繼續徵集於戰場之兵數，教育訓練之程度，使用兵器之威力，是否優勢等，尤不可不以理想中敵國爲對象，至本國與敵國過去之歷史，與現在之情勢，更應深切認識，予以追索者也，是故考已往歷史，可知現在情態，鑑現在情態可以推

得將來趨勢，憂國遠慮之士，不可不研究古今中外歷史，以求現在之處置，與將來之籌備，然歷史之著述雖多，但關於戰時軍事與政治之關係，國家興替與準備整然兵力之關係等，均無事實爲之佐證，一般國民多不知此等密切主眼之所在，豈非憾事，茲將近代戰爭中帶有濃厚色彩之國民戰爭，如普奧，普法，俄土，日俄，諸戰爭，譯述如左，以資參考，或亦我國人所樂聞歟。

何成璞識

近代政略與戰略的關係

目 錄

一、緒言

二、千八百六十六年普奧戰爭

三、千八百七十、七十一年普法戰爭

四、千八百七十七、七十八年俄土戰爭

五、千九百四、五年日俄戰爭

六、結言

附圖

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戰役經過概見圖

目 錄

二、普法戰役概見圖

三、俄土戰役經過概見圖

附錄

國防籌備軍制的必要

紀意志當十五三十
 聯合與奧地利亞
 國一八〇六年德南
 部有萊因同盟起仰
 法皇拿破崙之保護
 德意志遂解體及拿
 破崙敗維也納會議
 織散萊因邦一八
 六一年普魯士王威
 廉第一戰敗奧地利
 亞建設德意志帝國
 以普魯士王為帝即
 此大歐戰前之德國
 也威廉二世竭力擴
 充軍備釀成歐洲大
 戰之後威廉二世退
 位遂成立聯邦共和
 統帥權獨立

一千八百六十六年

普奧戰爭

毛奇將軍者，係在普奧普法兩戰役中，博得大捷，因而造成德意志統一偉業之偉人，當一千八百六十四年丹抹戰爭時，其名望原不為人重視，形勢亦極不振，貢獻於政府之意見，多屏棄不用，雖居參謀總長之高位，關於確定命令屢被阻絕，戰況報告，若斷若續，統帥上之最高命令，大半由陸軍部傳達野戰司令官，彼不過德皇之顧問而已，丹抹戰爭以後，深感政府干涉統帥，其影響於軍隊行動頗大，於是極力主張排斥政府之干涉，提倡統帥權獨立，實行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主義，及至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普奧戰爭時，最高命令不再經過陸軍部，而

由參謀總長直接授與野戰軍司令官，此時方達到其主張之統帥獨立權。故在該戰役中，得能扶植國家於不傾。

政戰兩略協調之原
素

總帥之性能

但參謀總長之作戰準備，與其作戰進行，只能爲德皇之輔翼，而能依其計劃實行者，實賴大政治家俾斯麥有理解軍事能力及威廉第一有過人之聰明，信任之而不疑，實亦毛奇有卓越才識，富有政治思想，始克成功也，吐拉糾克所著第二卷政略中，贊揚毛奇，不但有政治智識，且能洞察事態真相，以創造觀察力，預察將來之狀態，此所以能成第一流之統帥也。

可見普魯士勢力一

俾斯麥向以鐵血解決國家興隆，統一德國者，毛奇亦能善體斯旨，考慮當時國際間關係，以定適合政治狀況之軍事方策，由一千八百六十二年起，從事製定對奧作戰計劃至一千八百六十

六年，依同一方策，見諸實行，凡當時發生之種種困難問題，均一一適合政治狀態，從容解決之，其軍事方策之進行，亦不受束縛者，適應政治狀況考慮無遺之力也。

普奧戰爭以前，普魯士所持之外交手段，及有利之準備，可謂偉卓絕倫，罕與類比，此種良好外交情況，悉出於俾斯麥努力之結果，例如與俄國之友好，同法國之親善，和意大利同盟，均係有利於普魯士政治，當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普魯士王威廉第一，本無同奧國開戰之決心，因毛奇窺見奧國由三月以來，已着着進行戰事準備，遂於四月十二日上書於俾斯麥，質問普魯士何以對奧無準備，繼又於四月十四日上書於普魯士王，歷陳對奧作戰實施之具體意見，其書中最要且能獲得戰爭最後勝

利者，有二語，即吾國欲排除在國內之各種抵抗，（諸小邦之爲反普魯士運動者，）須先迅速擊破主要之奧敵，方能獲得最後勝利，此役之勝，實基於此，毛奇對奧意見書，雖呈遞於普魯士王之前，但至四月末普魯士王尙信普奧間糾紛，可以和平解決，不願輕起戰端，斯時毛奇復於五月二日，呈遞緊急書於軍事內局長姆特耶爾中將曰，欲期保持國家安全，不墜危殆之途，則軍事之動員，至遲於一時間後，即須開始活動，結果普軍動員，遂於五月三日至十二日間實施進行矣，然此時德諸小邦對於普魯士，去就態度，雖有嫌疑，尙未判明，但深知諸邦軍隊戰鬥能力薄弱，且其戰備亦需多數時日，在此混亂形勢之下，未能予普魯士以遲疑者，足徵自信之堅，與識見之明也

動員與集中間，毛奇感受許多困難，不得隨意進行其預定計畫，即如最初決定招致西方國境方面之第八軍團，使用於哈來地方，以對奧作戰，已得普魯士王同意，隨後又應俾斯麥之希望，以該軍團對抗南方，而使之駐屯於萊因沿岸，該軍之運用中間，經此變更，參謀總長毫未與聞，（陸軍總長未通報此事於參謀總長故也）毛奇遂又進言於普王，力主對奧作戰，不可姑息養癰，應以强大兵力集結於決勝方面，以期迅速獲得勝利，推究上述齟齬原因之發生，均歸於政戰兩略未能協同之弊，蓋俾斯麥對於軍事與政治有關係之一切重要問題，只同其友人或閣僚及陸軍總長等相談商，置參謀總長於不顧，圖現一己之所

欲，致招各方之疑嫉，及至六月二日，作戰行動開始之前，毛奇一躍而爲普王之最高軍事顧問，益增俾斯麥心中之不平，兩者間軋轢實現，亦卽始於此時，

迨至普法戰爭時，普國陸軍高級軍官，對俾斯麥之反感，尙未盡釋，蓋以普奧作戰時，凡屬於純然用兵問題，俾斯麥爲貫徹自己意圖計，屢屢出而干涉統帥也，原俾公帶有軍人性格，且持有軍事相當理解，自然發露其天才，故於作戰行動上，竟不能沉默而不言，反感之來，蓋有由矣，

據以上所述，西方作戰不能隨統帥部之意圖以實行者，乃因政治家干涉統帥權所致也，當時俾公在南德哈爾斯赫一市中，接到外交家諜報電文後，卽以自己之果絕獨斷，電知萊因軍司令

佛肯斯坦因大將，該電文曰，南德諸部之軍隊，尙未編成完了，普軍苟能急速前進，至夫蘭克夫脫，阿姆，萊因，迫其不能編成，可以獲得全捷，然當該電未發以前，萊因軍司令官已接受毛奇以國王意旨所下之命令，該軍司令官竟置之不顧，而向夫蘭克夫脫，阿姆，萊因前進矣，古雷特之決戰，奧國主力，損失殆盡，遂以威尼斯割獻於法國，希望拿破崙三世出爲仲裁，周旋調停，以便與意大利休戰，當時法國目視普魯士勝利，頗驚駭而嫉視之，且得威尼斯割讓之地，故願爲裁判官，以操歐洲之牛耳，不但謀與意大利休戰，且進而與普魯士之休戰，亦以仲裁資格通告之，普意兩國接受通告後，普大本營與意國，有同盟條約關係，休戰之事，不得意國諒解，不能先行承諾

回覆之，意國見威尼斯成爲拿破崙三世之贈物，心頗不安，遂以武力奪還之表示，拒絕拿破崙三世之勸告，

拿破崙三世，遭此奇辱，殊非意料所及，蓋爲歐洲之仲裁者，發權威之言，其背後必有强大武力隨之，否則不生效力，拿破崙三世，雖欲訴之武力，而苦無準備，故不能貫徹自己意圖，以致墜失威信於內外，

奧既見法之仲裁不成，遂直接向普魯士懇求休戰，普大本營拒絕之，且乘戰勝餘威，欲將奧軍根本殲滅進佔其國都，當時普王左右武人，傲慢囂張，意氣凌人，大有不可一世之概，獨精通歐洲政治內心之俾公，頗重視法國之干涉，有關於普魯士之將來，然大本營之軍事當局，則恃戰勝之感情作用，提出嚴

酷要求，俾公於此種情形之下，默察普魯士國際地位，非與奧國攜手，不能共拒法國，故極力阻止軍事當局之盲目要求，造成普奧同盟基礎，而挽祖國於壘卵之危，

普軍主力，方沿多腦河岸行動中，而政治交涉，已呈有漸次之進展，七月九日，毛奇根據俾公之注意，致電於萊因軍司令官佛肯斯坦因將軍，其文曰，法國將欲實行仲裁，我軍須確實佔領河北方地域，以備將來在媾和議場中，能爲重要有利之發言，故萊因軍以後行動，悉依該電趣旨爲標準，而達成其任務焉，法國拿破崙三世，努力與普魯士謀得直接諒解，同時以甘言嗾使意大利，破壞其與普魯士所主之盟約，使與本國親善，意國竟被其誘惑，與普魯士疏離，收回對奧作戰之銳鋒，故奧國